

精里三集文彙 一

和 1296 子

早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
寄第 漢詩次
第 421 號
第 1 卷
此書館不外許帶出



和山
1296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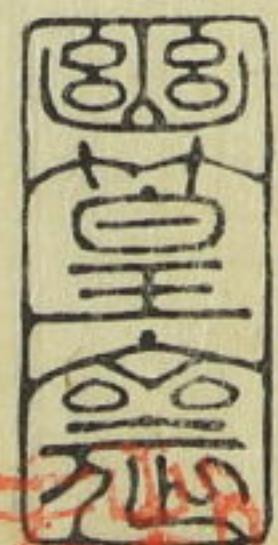
精里古賀先生著

精里三集文集

愛月堂藏



精里三集序



偃武以耒老師宿儒

聲名震於世者不知

幾千人為道德文章

美弟備者蓋不遇教人

矣以升觀之如 精里古
笑先生者通儒全才所
謂五不手 名世者非耶
升幸及見 先生得側
聞其懿刻 宏論但恨

資質鄙 陋誠見狹小
未能得其要領譬於遊
小池者遽觀大海但羨其
茫洋 幸津 涯而已矣
策而 先生沒焉呼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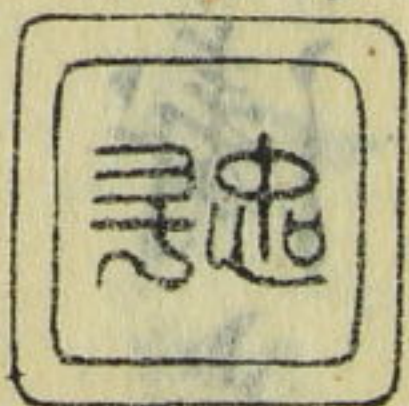
已矣欲一沙其懿刻宏
論不可復得也拙弓造
文於 先生存焉今嗣
季暉既刻之初集二
集今又欲刻三集示升

請序乃反覆編讀益
歎其道德之高學殖之
富嗚呼大海之波濤豈
小蟲之所能測哉謹書
其景仰之喜以為序

文政二年己卯五月望

神戶城主孫系忠升

撰并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精里先生' and '三集序'.

精里先生三集序

寬政之初政綱恢張首崇教化脩學制方
斯時讚有柴野栗山豫有尾藤二洲肥有
古賀精里此三先生者學術之醇德行之
邵四方仰規表為皆相次而被辟典教饗
學一時俊髦之蔚實繇三先生陶鑄也於

時固遊黌舍獲函丈親炙受教厥後栗山先生為西城侍講二洲先生則以疾辭無幾皆就世獨精里先生猶在黌職數年矣以故屢得進見請問而先生誨化諄々不倦及固叨濫承乏與先生同案每懼庸學剪識不任膺事而先生益獎勵開誘將

以使有所就焉而先生逝矣私自悼如窮人無所歸先生嗣子曰季擘泐學惇行繼承炳耀庇蔭襲職固亦以同案得相共講習切磋乃又自幸賴季擘以進益嗟乎不亦先生之餘愛所覃及乎季擘欲不朽其遺編服闋已梓其初集二集抄而成矣皆

先生嘗自所抄綴而係於戊辰以前之作
頃又彙萃已巳至丁丑之作釐為文詩各
五卷將嗣鋟梓屬固序之惟以先生之學
術德行矩矱一世其發於文詩者宏灝奧
邃未易窺其涯涘而其立言大旨則季曄
書二集後所云非明道言志之作未嘗輒

下筆者簡而盡矣則復何敢妄贅況以晚
出陋劣弁言先生長者文詩非分之所安
然季曄之徵誼不可得而辭故遂書其所
以辱先生之愛與嚮慕感歎之不能忘於
懷者為之序

文政改元戊寅夏六月

增島固敬識



男谷思孝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精里三集文彙目次']

精里三集文彙目次

卷一

己巳彙十四首

答神保文學

二山園

答玉澗和尚

林堂喜照

答岡君章

答玉澗和尚

與玉澗和尚

答石川元兵衛

嘯齋存彙序

三山紀畧序

筆篋室銘

書剿奴議撮後

書千秋詞翰後

書小倉新製紙

為樋口生題椿堂寫照

題張果老鐵拐二仙圖

庚午豪十四首

答村田公孫

送兜山世子之藩序

贈香阪生序

贈大槻生序

聚景庵記

鳴鶴樓記

筆篋銘

義天公寫照贊

題西人畫卷後

大和路日記題言

忠孝卷跋

吉光片羽集跋

渡邊生基碣銘

福原生基碣銘

卷二

辛未豪十六首

復石川木蘭

答玉澗和尚

游三穗松原記

忘言亭記

暢情硯銘

狗子贊

佐賀藩洪君寫照贊 并序

題如翠畫管王瀑

題寒山圖為某禪和

題山水圖

題山水圖應僧需

清文堂書畫帖跋

書畫卷跋

橫山生基碣銘

桂山多紀君墓誌銘

在竹君墓碣銘

壬申豪二十五首

維適園文集序

南山俗語考序

送加藤生觀省序

送石冢生序

九畹亭記

廣益堂記

向月樓記

空靜廬記

樂土記

三傑贊

張良

蕭何

韓信

題沁帖後

題孔明關羽對讀圖

蘭亭帖跋

題岡本豐洲韓客唱和詩帖

題畫

漫記六條

櫻井孟素基碣銘

卷三

癸酉稟二十二首

答人書

答紀人伊藤海藏

答玉澗和尚

南紀風雅集序

新刊四書松陽講義序

送古賀寬明序

送滿野生序

草彙題辭

贈言一首為加藤生

芍藥亭記

偶記

跋黃姬水般若堂記後

賴春水集顏平原字伯夷頌跋

題爛柯圖

題張瑞圖澹書後

題諫江主國雅卷

復原樓三十絕跋

賢剛院本多公墓碑

七騎冢碑

宮武器川基碣銘

齋藤孟翼墓表

垣内了順墓表

卷四

甲戌稟二十二首

答願海師

與玉澗和尚

龍渚遺稟序

重訂鄂羅斯考序

送安部井生序

送野口生序

贈言為古賀寬明

題宋榻枯樹賦

家藏十七帖跋

題蘊椿亭藏彌陀經碑本

題葉僧書畫卷

題費瀾圖畫

題祇園伯玉葦山石記

題爾信畫

題子罕卻玉圖

題多賀谷氏所藏費瀾畫

題千秋有馬行詩卷

題書畫帖

題孔明圖

御書物奉行增島君墓誌銘

三島翁墓碣銘

乙亥稟十二首

答阪城加番久雷里侯

送本多侯序

贈本莊生序

贈長野生序

送池田生序

近思錄集說引

疾隙七游詩引

吞山樓記

裕軒記

題栗翁濱館詩

題中神主簿所藏畫

題河村翁寫照

卷五

丙子彙十九首

與四十宮生

示澀谷生

復飯田生

送川副謙序

雪香庵記

三日清音亭雅集記

魏芷慈母贊并序

偶記

題成齋先生書挂幅

題韓人皮生帖

墨池堂帖零本跋

題高德像

題長井浦記

題山水圖

下題詩仙堂卷

臨書松雪洛神賦跋

墨本跋

題圖書編闕本

登阪周齋翁墓碣銘

丁丑豪二首

與野村君玉

千秋賴君墓碣銘

門人

福知濶

其清

吉田畿

千里

牧原直亮景武

土屋朗子潤

那波希顏如愚

淺間彰有常

鈴木忠恕仲貫

齋藤弘訓若陳

藁科炳虎文

男 燾 溥卿

煜 季曄同校

精里三集文彙目次

九

頗覺進步。樸客歲叨奉鈞旨。在待接韓使一行中。環顧空疏。非所能任。而不可辭免。奈何奈何。是行也。生慨然請從。豈亦願在囊中耶。行期在秋冬。未知的否。兩國通好二百年。會於對島。則以今為始。然約信儀物。一遵舊軌。非有縱橫爭辯之事。加以樸能薄人輕。似猶不得處二十人之數中。至於其從者。雖有毛遂之賢。無由穎脫而出矣。一絮。即景餘寒。為道自珍。以副所望。

○答玉澗和尚

客歲領賜書。及近詩一卷。未及報。又得本歲二月書。

海量涵容。雖不責逋慢。樸則豈不知罪乎。慚竦慚竦。然其所以致遷延。亦非有他故。來旨謙挹。望以評隲。而麗藻比前。愈益該贍精妙。只得擊節嗟賞。高論詩道。業已符愚管。目擊道存。可以忘言矣。况衰頹汨沒。蹉跎於泥塗之中。視方外高流。盛年壯氣。奔逸絕塵者。趨向雖同。相去日遠。豈能容喙哉。其卷旋即為朋舊。借本轉觀。莫不嘖嘖曰。非特冠繼流耳。索月未得。討還是亦致皋緩之一端也。本夏託柴生。略達此意。想當蒙體悉。今書所諭林生。得一見。云欲執廝養之役。其意可嘉。但見今食客溢額。不可增益。待他日有

辭歸者。乃可議已。聞有興造。想不免一滾。攝彼岢承
粥。赴稻田。藩相招。時踏破蒼苔否。之子才識。可稱翹
楚。岡君章舊知也。絕耗三十餘年。向通一信。獲答寄
新吟。竝墨戲為慰。柴生聞將來。蛾術藩貳。披對非遠。
亦必得審高況。辰下朱明襲裘。貴境如何。統祈葆愛。
答岡君章
太冬辱答。謝諭悃款。故人至情。藹然可掬。近製及妙
畫。唐突瀆請。方此疎懼。而洪慈俯從。喜幸之極。無言
以況。晨夕展諷。窺清秀瀟澹之致。何異披對。繼聞四
十宮傳盛意。欲更得廣幅絹。以逞其長技。事出望外。

逸命送往。亦忘不盡人歡之戒矣。貴藩玉澗師與樸
有舊。想或徹聽。今會中澗及仙臺古梁。福岡龜道哉
弟曇榮。有時名。皆臨濟宗。梁榮詩未之見。梁文有人
攜至。似不副名。榮詩嘗見蕉中和尚稱勝其兄。澗則
屢與之往復。其年纔過壯。勉進不已。將先二子鳴矣。
每得其詞翰。誇示府人。以知舊間有此僧。盟臺同鄉
結社。竹院得聞。亦一奇講也。荷林生遠來。但塾生有
額。不得輒受。然以榮帖及澗師書至。是匠石之睨。伯
樂之顧也。故使且寄搭齋舍。一二月。然後決太就。其
詳則四十宮當仰稟也。即景入夏。猶寒。萬冀強食自

珍。

答玉澗和尚

三月念六誨帖。達自柴文學所。損惠佳什。伴以南都布一端。屢膺盛貺。受而不報。報。惕交懷。文學口頭。亦悉道味清適。何慰如之。蒙諭後生為煜兒說項斯。後生在後生中。為可畏者。而不難屈已。而游揚兒曹。在彼。則為謙虛之美。在此。則奈聲聞過情。何。尊師愛助之情。遂信而不疑。其意則厚矣。恐終有墜言之悔。捧讀至此。泚頰不啻。來詩清新。三復以還。強拙步礎。珠玉炳煥於側。殊愧形穢。煜兒亦攀和賜詩。尺一并在。

適有琉毫鄉製團扇。聊寓報李之忱。幸視至。又承徵一枝庵記。知為前任和尚營葺養老之室。使人隨喜。加以平生之誼。空忘其不文。拋棄百事。疾即結撰。以效微勤。而有萬不得已。不能如戒者焉。樸從來於釋氏。需索記揭之類。辭不敢作。竊託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之義云爾。故今雖於素所欽慕如尊師。亦不欲破例。兼懼此例一破。向所拒者。或紛起。鳴鼓而問罪。則進退維谷矣。是以方命。非分毫。疏外於座下。亦是迂腐漆桶。不能打破耳。所恃慈照。想當一笑。不以為罪也。林生事前信稟明。不復瀆及。辰下梅霖。泥濕。萬祈

珍哉。

與玉澗和尚

前信并寄不腆之儀。聞載疏筆。本意欲購之。薩人在
學院者。以充貢文房。何料高舶阻風。中山物貨。絕不
可得。須追改書辭。刑此一項。而老昏失記。想致青州
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之訝。竦息無已。昨始得數
枚。便囑四十宮生轉達。幸視至。又未知果能中書否。
統祈涵宥。卽辰新寒。緬惟汰體興居祥迪。撲自七月
血疾發動。盡八月而止。餘證尚在。頭眩氣喘。步履頗
難。至今未堪朝參。然本年病候亦類此。更經數十日。

則必復常也。病中作二首寫往。委頓呻吟。未經烹鍊。
但可見鄙况。故以塵覽。覽畢捏塊。至祝。

答石川元兵衛

奉七月既望告。及名村生踵門辭別。而適不在。見令
嗣而太。搭舟徑發狀。盥讀芳翰。雖知高况。更欲得生
口述。然後慊鄙。遲之遲而又久。經三月乃到。詰其
濡滯之由。則曰。向獲眼疾。舟行頗劇。因就早路。從茲
州專科中村秀山求治。得效。始能東下。所以致耽閣。
至是審道味祥適。何慰如之。樸客歲濫承。鈞旨。在
接待韓使。赴對島供事人員之末。其所幹辦。雖未委

事目。計必應備咨訪。給文墨之役。自顧學識荒昧。詞
藝蹇拙。不勝其任。章章明矣。是宜堅辭固避。以讓能
者。而從來立國政體。凡號令所及。有就而無辭。宗藩
大國。亦不敢支吾一語。其在卑冗。或致差池。則將坐
明祖所謂。不爲國用之律。是以厚顏隱忍。不敢有所
陳。此事情。想高明所鑑照也。所恃則林祭酒亦在行
中。庶可奉命承教。得以無罪乎。繼聞足下應選。將從
公而往彼。頗強人意。因口語心曰。胡越同舟。風波相
救。況知舊如足下乎。況學贍文雄如足下乎。即使在
彼。數典措辭。意有未安。得密訪細商。求其精當。以不

辱命。是天使我免不敬之責也。相別七八年。忽獲歡
然把臂道故。亦望外之幸。而絕島羈館。四顧莫非俗
人。汰亦束濕。方是之時。楚然足音。冰釋旅愁。亦唯在
足下矣。是意亦宜過馳尺一。以相知聞者。因循間。爲
來信所先。感愧何可言。煜兒。今春叨恩試儒員。年
少學淺。方此疎揚。對島之差。祭酒及樸皆發。則學院
諸務。不得不使試員輩。黽勉擔當。則帶行固不宜請。
如燾兒。則藩汰森嚴。求其侍奉。既難於發口。且渠自
春間。被驅使吏職。闕冗劬午。最不可舍彼而趨此。業
已如此。則二兒行止。不由乃翁所蒙。慙意甚大。厚

而形格執禁。逐項蹉過。付之一浩歎耳。燾兒目患。滾荷垂念。太冬來。證候頗不佳。轉職以後。得書輒云。日參署。至廢看讀。則知身體勞。而目官逸。及項被東。覲跟隨之命。則云拮据治行甚忙。語不復及眼患。則其劇務狼狽。未必不為毋望之福。其來九月念六七。聞應過貴治。恐匆匆不暇奉訪。本月未當到此相見。而其長涂冒風寒。亦可慮也。紙牘之情。且憂其疾。且待其至。老懷絮語。恐使聽者叵耐。可供一粲。今嗣聞勉脩為喜。望致意。韓聘之期。延推至今。聞遠山監察歸乃定。蓋島上之儀。今段創立。文移往復。動歷歲月。

其期果在明年與否。亦不可知。未閒。以時珍矣。以副遠懷。十月五日。

嘯齋存彙序

自教弛俗弊。挾筴之徒。飾貌匿情。睚眦盱眙。以求合世者比肩。而不可與共學。則夫有才有氣襟懷磊落。不屑世故者。安得而不與之。然有才氣也。或嚙蹄而不可控馭。不屑細故也。或時見瑕類。於是乎。鞭箠錫琢。調嚙蹄。祛瑕類。功方成緒。或中道夭。則世不復見其溫栗之質。駿逸之材。可勝惜哉。若吾伊藤生。豈其人耶。生名輝。字韜叔。別號嘯齋。入學數年。與橫山儋

人輩。左提右挈。其業大進。不得已於家庭之望。出爲
螟蛉子。繼而歸宗。遘疾遽殞。僮人深悲之。輯其遺文。
親寫裝釘。題曰嘯齋存藁。乞余言。弁之簡端。初余所
期於生。在他年。不幸天不假年。則飾貌匿情之徒。聚
議。輒定品目。曰虛蕩。曰外馳。蓋棺而事未定。其才之
美。雖有異於衆。世莫之識。即使余滕口說。闢辯其不
然。亦將召黨同之譏。莫之能明。嗟乎。生逝矣。而其精
神心術。猶寓乎此卷。余所期之當否。亦可觀此而決。
則使其存於世。乃不辯之辯。而僮人纂輯之功。於是
乎在。

三山紀畧序

紀和二州。多佳山水。而熊野金峯最著。昔余嘗學於
京師也。近圻諸勝。時或探按。若二州之勝。固願一游。
然以其曠濶幽深。恐廢日妨事。未遑及焉。而亦不屑
屑於此。其心曰。他日幸得所業成緒。首還鄉之涂。則
當迂迴其程。涉歷二州。遵海至攝州。買舟而西。直劍
首一映耳。何料遽一疾。有人誤傳其劇於鄉。以詒二
親感。馳書督歸甚急。是以倉皇治任而發。不敢有所
涉覽。以淹晷刻。既歸而沈於職務。不得越疆出游。其
後繆膺幕辟。非公事。不得過六合川一步。拘束滋

甚則二州之游。永絕望矣。菊池博甫。頃游熊野。其幽
巖峭壁。泓溪浚壑。凡神奇秀異之區。領覽殆遍。作記
一卷。山情水態。條分而縷析之。標曰三山紀略。攜而
示余。且徵序。熊野與金峯。相距不遠。山勢聯屬。唯隔
一水。而金峯以花海名。熊野以靈窟名。其致雖異。至
超妙瓌詭之觀。則稱難兄弟。今讀斯卷。覺神秀之氣。
扶輿輪困。蓬勃逼人。可不出戶庭。而盡其勝槩。余於
三山。昔之在京師。近而遠。今之在關左。遠而近。寓目
是卷。亦足以酬宿志。安得使博甫。更得請數句之告。
窮討金峯。摘其藻思。歸以見示。則吾願畢矣。姑以斯

意。贅諸首簡。

篋篋室銘

以逢曲沈
材為之

剗彼沈查。以韞乾蘆。含嚼聲感。舞蛟躍魚。

書剗奴議撮後

書生談兵。固愚。然當國執有繫卵之危。頭然之急。廟
謨顛倒。繆迷之時。慷慨扼腕。疾聲大呼。而自忘其瞽。
鈐鞞而觸忌諱。此乃迫而後動之人心。安得而禁焉。
余嘗讀宋史。至殺陳東。歐陽澈。黜李綱。誅岳飛。張浚。
債事。秦檜事仇。眦裂髮指。欲拍案叫罵。以洩其憤。至
於明季紀載。則更有甚焉。宋以忠厚持世。及其敗壞

也。人猶知致身之義。是以岳飛死而有韓劉。李綱黜而有趙虞。以得偏安江左。明以刻覈立政。而人材不興。及其不振。人心媮薄。邪正混淆。今就邊事而觀之。熊廷弼之固圍而戮。袁崇煥之奇捷而死。然後無復奴酋敵矣。崇禎五十相。其正者不能望張浚。況趙虞乎。其邪者。比比秦檜矣。福王之昏。馬阮之奸。四鎮之誣。姑置弗論。國執人事至此。不足抗流賊。保吳越半壁。明甚。乘之以勃興之滿州。倒戈之吳耿孔尚。其亡忽焉。無或也已。是書所議。多經生腐談。少中窾者。而其行文措辭。亦深鍾譚之陋習。公絃側調。纖弱輕佻。

幾乎所謂亡國之文者也歟。于生亦未知其如何人。然余獨憐其疾聲大呼。世莫之顧。即欲為陳歐。何可得耶。故表而出之。以備考證。文化六年七月。歸臥亭主人識。

書千秋詞翰後

自千秋一疾。不復出鄉。余每遇其親戚僚友西來。輒叩其近狀。僉曰安。而緬懷過慮。未免然疑。今觀吉川生所示千秋丁卯歲蹟一卷。詞翰竝精妙。視向霞關時作。有加無不及。乃知其車不東。特由州將愛重壽俊。不煩以遠役耳。親友之言。固無回護。我心則降。

書小倉新製紙

是小倉治下初製紙也。昨小倉人池田生持數番來。請試精濫。因書此詩。喜其緊慢得中。能發墨彩。可匹舶來上品。過頃年各地所出。賽西布紋紙遠甚。生宜建言其府。置場放賣。以濟海內文房之匱乏。余非以利言也。

爲樋口生題椿堂寫照

仙翁遐算。躋八十二。空忍離違。靡監公事。傳神何巧。毫髮無異。卷而隨身。聊慰我思。移孝爲忠。所以養志。天涯膝下。朝夕奉侍。馬齒周甲。病憊自詒。黽勉命筆。

愧翁容晬。

題張果老鐵柺二仙圖

升曦杲杲。失爵與螢。光天文治。僊鬼弗靈。返馬猪質。招魂守形。柺惟扶老。瓢飲一盛。無逞幻戲。以眩愚冥。索隱行怪。亦知循常。

此其府置...
 索...
 計...
 長...
 賦...
 對...

庚午彙

答村田公孫

三月廿八日。古賀樸西向再拜。復書榮藩宗室村田
 公孫梧下。古者稱物生有兩。卿相君之貳也。輔翼夾
 持。以成一體之用。故胙土建社之時。必賜著姓大族。
 以貳其君。盤庚之謀遷國。重遷者。皆巨室世家。故懇
 款開譬。藹然如家人父子。其為國輕重。民心向背。視
 此以定。可知矣。其後如晉之九宗五正。衛之六族。相
 望於史傳。如高國之在齊。樂華之在宋。無國無之。孟
 子所謂為政不得罪於巨室。亦指若輩。苟不得其心。

則雖郡權要之位。執賞刑之柄。以臨之。不足以服衆心。自秦漢立郡縣之制以來。朝無世臣。可自韋布進。而至宰相。而宰相之子。或為編氓矣。況其下焉者乎。間雖有如金張王謝崔盧。不過以門閥自高於一時而已。世保土地人民。以扞衛其國。則無聞焉。爾比諸高國樂華之等。其執自別。要之與國同休戚者。其世愈降。其不愈鮮。維持宗社之道。得失為如何哉。本邦古今之變。與齊州正相反。古者郡縣之制。粗同秦漢。自鎌倉氏建伯府以來。武人割據。成列國之執。慶元之時。烈祖龜亂。始定於一。諸侯世襲。服從。幕

下。修其禮物。乃如唐虞三代之制。是成於執之自然。非由人為。豈天意欲存唐虞三代之典於我邦而然邪。而世之論者。泥古則主封建。權時則是郡縣。二端相持。未有定論。而識者率右郡縣。習久成常。貴目賤耳。至李唐以後。則雖有革除。無復議及封建者矣。彼其狃見澆季之弊。遂是今而非古。非篤論也。夫二端得失。在我則有較然易見者。余嘗自西州往來。關左屢矣。其道路治。橋梁修。田疇闢。戶口繁庶。愛下戴。上者多藩封也。反是者。多縣令所轄也。其境域或犬牙相入。而淳漓良奸。判然可辨。於是未嘗不歎彼論

者之篤於時也。肥余鄉梓也。其巨室數十家。而村田氏最著。今主好學能文。有經世才識。闔藩尤屬望焉。樸應幕辟也。長兒燾留仕於肥。燾屢稱主之賢。且詫蒙其眷遇。樸之於主。未謀面。鄉往之濱。徒神交天涯。客歲馬齡六十。適燾從公東。談主之美益詳。且致所賜翰教及詩什。伴函腆儀。辱祝頌壽辰。硯受以還。感愧交加。至是益歎其文思之雅麗。不見有執綺膏梁之習。矜夸澳忍之態。至於所以見推獎。則非翦陋所敢當。蓋儒名與古同。而其實與古異。不獨與古異。與夫齊州方今所稱儒云者。亦有逕庭。加以迂腐老

朽。何足道哉。何足道哉。竊見主所處之地位。則求諸三代以上而合者。則責其行三代以上之盛事。亦有不可得而辭焉者。其地位。既在三代之所重。天復賦之卓偉之才。豈容徒然而已哉。欲答來信。而縱言及此。恐不免博士驢券之嘲。然非此。則無以酬盛意。其望之也。非相推卸。其頌之也。非敢貢諛。方今處執實爾。幸垂照察。冬春之交。雪寒異常。天晴景和。未幾而青帝促駕矣。肥與此。天差二度。想不到如此。萬望以時保重。副蒼生之翹企。

送兜山世子之藩序

自世教衰。有邦之君。常病處得爲之位。而無可行之道。士之在下者。亦恨講可行之道。而無得爲之位。位與道相違。而不相遇。遂使人疑道爲山林獨善之具。而位爲肆於民上之資矣。豈有邦之君。終不可講道。而士之在下者。終不可有爲也耶。而上下蔽昧。襲故安常。牢不可破。其故非難知也。有邦之君。大抵長於婦人之手。安於摯御之奉。其所與交。乃羣收列辟。習慣猶我也。則可師者少。可爲戒者多。固其所也。其他朝夕之所親近。內外之所接納。非有求於我者。則事我者。方且聞命奔走之不遑。豈可望其規益乎哉。

是以有邦之君。於人之情偽。民之休戚。往往懵焉。甚乃甘貢諛之言。悅獻媚之態。投閒逢長。無攸底止。讜論正色。櫻拂之忠。不得復進。亦何道之能行。世主或有憂之。引士之在下者。與之講可行之道焉。其士果賢歟。晉接有時。不免一暴而十寒。卽不賢歟。則將諛媚於諛媚我者。以求其所欲。雖求其規益。不可得也。已。雖然。此論庸君耳。非所以槩豪傑之主也。方是之時。使有豪傑之主。則將曰。鈞是人也。我安不可講可行之道耶。奮然自拔乎流俗之中。講其道而行之。孰能禦焉。果爾。則在下之士。亦可進而行道。而不患無

其位則夫位與道亦將相遇而不相違矣。顧今之諸
侯。可以斯言進者。何其尠也。米澤侯世子兜山公。質
美好學。不爲流俗所移者。不知樸之不肖。官暇延致。
橫經細席。今夏請告。將之藩。徵樸贈言。米澤之藩。自
其大父鷹山公。修政興學。丕績顯煥。及其訖間。霜臺
公襲封。媵如畫一。而世子有文有行。亦如此。媿美三
世。交輝一時。今世罕儔。則其於通弊。蓋皆明如觀火。
樸所云云。不亦贅乎。然猶竊願世子。問安承歡之次。
試以此仰稟二公。或以爲然。則樸有以自信而弗疑。
益謀以此酬知待之厚。樸之不肖。可免爲諛媚之流。

而言行。道亦行也。乃與有榮耀焉。

贈香阪生序

香阪生從予游。客歲歸省母疾。遂遭其器。既而有藩
學讀長之命。於是請急。特來告辭。且曰。直也不天。延
禍先慈。繼以君命。不得終業於門下。今將拜違。願贈
一言。使得佩服以從事。予諗之曰。辱生來學四年矣。
講治所及。固不敢不盡。而迂愚經歷所觀聞。亦皆傾
倒以告之。生歸尊所聞。行所知。以求至於古人而已
矣。豈常有所靳惜。待臨歸而請。然後乃發其蘊耶。昔
顏子與子路有贈處之言。亦非含默於平素。輸寫於

將離。蓋其同在孔門也。胥切劘。胥忠告。各盡其心。及其別也。亦第言當時宜行之事。猶之卷論服制。冠議加祝。雖在所素講。而或有時措之宜之可言云爾。故顏子贈子路。以太國則哭于墓。及國則展墓。是乃太國之所宜行。子路處顏子之語。則觸類而言也。迂愚知識。竭盡無餘。今復何言。無已則倣二子所為。以當今時措之宜。可乎。子之國。雖在遐僻。振政綱。立教法。聲望烜赫於海內。列藩豔稱。皆若在其鄰壤。三十餘年於今。美成在久。規模堅定。方是之時。任教職者。唯當恪遵成法。凜凜然其有違戾。是懼。不可逞其意見。

妄欲改動。況傍觀如予者。豈得輒容喙乎。但物久而蠹竭。或生。事久而弊害或起。古人有曰。人之為學。不日進則日退。予謂學校之政亦然。然所謂日進。亦非紛更之謂也。大凡人情。進銳退速。難於持久。建學立師。三十餘年。吾不能保其無懈怠之萌。國在遐僻。吾不能保其無自滿之志。苟怠且滿。則安固陋。習儂浮。其流之弊。將有不勝言者。今若欲醫斯病。莫若使人知為己之學。則不敢滿。知求企及古人。則不敢怠。倪焉孜孜。日就月將。是吾所謂日進者。果能此道。則於醫其病乎何有。醫病者誰。是在教職。可不念哉。予

言亦不出所素講之外。然生歸不豫期。生職不豫擬。則其當時宜行之事。正在此。故索言之。若以爲非對證之劑。則姑儲之藥籠。亦可也。

贈大槻生序

有周鄉舉里選之汰廢。而三物賓興之典。不復見於世。漢代有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諸科。猶爲近古。魏晉氏置中正。以察學者之素行。意在酌古制。其究不勝多弊。歷代制度沿革非一。而大抵以明經進士科目取士。於是乎有八股時文之式。世世遵奉。天下之士。耗竭精力於此。以博一第。至有所學非所用之歎。要

之太古益遠。而取人於言語文字之間。其風益降矣。我邦最重閥閱。王朝縉紳。率出門族。雖有明經文章法律之科。以登崇峻良。而國體事情。與齊州自別。慶元戡撥。向之豪雄。割據諸州者。皆投戈聽約束。不期而成封建之執。而選舉之涂未闢。然其自亂而之治也。苟受斗升之祿。陞尺寸之階者。皆出於鋒鏑之中。萬死之餘。是以其人勤儉朴直。起而從吏職。不必讀書講學。而其所行。有暗符於聖賢之道者。以致海宇寧謐。建橐二百年。重熙象洽。無狗吠之警。可謂盛矣。但世祿之臣。沐祖先之餘澤。不復知創業之艱。

難。勤儉變而爲侈。急朴直散而爲巧詐。鄉舉里選。旣無其法。明經進士。制亦蔑焉。於是補官充職。必取諸世祿之家。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豈非事之難者乎。侈以承侈。是以用度窘躓。急以帥急。是以人才不興。巧詐成風。是以讒諂面諛。奔競貪墨之徒得志。而邪正是非。難於辨識。其執駸駸。不免有自治而之亂之懼也。間有慨然憂之。建學立師。謀回頽俗矣。而其振教鐸者。大抵不出章句迂腐之流。於是乎。劔芥宮。設皋比。號召多士。闡揚道要。使目無一丁者。拱手環聽。欲以此移風易俗。技殫於此。噫亦陋矣。舒而究之。則其

振教鐸者。又往往身口不相應。爲世人所腹非而鼻笑之。信從者寡。固其宜也。其或服教。亦不過鑄成章句。迂腐之流。此固無益於世。至其習氣之偏拘。議論之浮薄。則反足以貽害家國。非唯無益也。倡學如此。幸寡和者耳。若欲以易天下。則不可之大者。夫建學立師。君相之先務。而國家之盛舉也。而無益有損。乃爾。可勝慨哉。下無人。不可以興學。上無人。不可以興學。今弊不可以不革。古制不可以拘泥。科舉利誘。不可以爲法。必也上而君相。下而師儒。其才之識。足以處時措之宜。寬猛相濟。先後應節。轉機牙而中窾窬。

然後斯學之興。可庶幾也已。仙臺大槻生。舉自處士。為藩文學。客歲進教授。今夏銜藩命來江都。采訪而講求作人之道。顧余湯洲官廬。告竣事將歸。乞贈言。生博綜邃詣。收鎡飲鐸。不自表襮。恂恂雅恬。若無意當世者。平居儕輩。或不知其有蘊蓄。仙臺大藩也。人士如林。而識其才學而擢之。解褐踰年。驟居褒博之首。此雖由實大聲聞之不可掩。君相鑑裁之精。可以見其超越庸常之一端。則上有其人矣。今將謀恢廓規制。振厲士風。委之於生。則下有其人矣。齊州異我土。古制殊今執。列國各守其典。非可槩論。而藩之已

事。亦與見今不同。空然誠能燭利病。揀汰混融。從其善者。而改其不善者。則無往而非師。東西彼此。皆將在彀中。仙臺大藩也。而上下有人。相得而從事。豈非際其機會耶。古云。三折肱。知為良醫。余言雖淺哉。略有經驗。古今學制得失彰著。視以從事。庶其有瘳乎。

聚景庵記

程夫子有曰。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其身卻在此。此警學者務高之弊云爾。至夫慕侶儔。想勝區。神游心飛於地角天涯。則亦安可無也。今處府下。城堞邸第。連雲入漢。攢蹙回繞。以遮眼閭閻。且千塵

精室三集卷一
十一
騰空湧。冥昧蓬勃之撲面。而奔走路衢。跼促環堵。使
人心煩而慮亂。厭苦無聊。方其偶得半日之餘閒也。
乃謝客焚香。據槁梧。而想像山巒川壑之幽靜。溪友
林徒之從游。得以灌溉寸田。心之爲物。神靈變化。倪
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者。於是乎效其妙用。悠然
超乎。非郭郭之所能囿。非羈縻之所能制矣。薩上原
伯鸞。頃結茅其宅畔。以爲休偃之所。圖畫勝槩。託其
僚在學塾者石冢生。寄之索記。余展觀。使生指點數
折。然後益得其詳。蓋庵在麈城之西。地據爽塏。居要
而攬秀。前對山峯。則天平朝熊海門。奇峻劣削。爭雄

不相降。其他亂峯刺巖。波湧雲委。不可名字者。翼而
衛之。左瞰裏海。則浩瀚勃涌。風帆破浪。貢舶銜尾。鹽
竈之烟。長林之雨。寺鐘海潮。與松籟相和。星辰不隨
璇璣而轉。爲漁火。爲祠燈。紅堊獨後春花而存。爲神
門。爲廟壘。右眇甲川。則宛轉演池。繞市廛而隱見。抱
古壘而赴海。鶴唳雁陳。社鼓龍秧。勝槩之足以娛耳
目。而頤心志者。二十有一焉。余於是恍然。若把主人
之臂。而吟玩於其中。忘別久而地縣也。因謂此庵雖
小。敘景聚焉。宜名曰聚景。旣而喟曰。庵之景致。皆統
於山水。山水仁智樂也。山水雖秀。其心或有所憂愁。

佛鬱則不足以娛耳目。耳目雖娛。其行或有疚於內。則不足以頤神志。故仁有以體斯道。然後能樂山。智有以達斯理。然後能樂水。不然。則流連光景。尚慕虛遠。徒成外馳。於仁智之旨。正相冰炭。則與夫學者之務高。何以異哉。如此。則樂斯庵者。固已失之。而神游心飛於斯者。亦未為得也。與生別數年。想所造益深。用功益熟。所得乎山水之觀多矣。豈憂外馳乎。然紀勝槩。而不忘切偲。亦朋友相與之道也已。

鳴鶴樓記

凡藩之營城治。必審曲面勢。域之以壕塹。周之以垣

墉。巨室世家士庶之所居。井然於其中。使來者不得有展縮尺寸。及昇平之久。日庶月富。屋舍櫛比。則無復縱眸騁懷之地。是以巨室世家。往往設別莊遠墅。於村墟之間。以備游遨。其執然也。而從政者。奉上接下。常苦鞅掌。駕言出游之日。歲無一二。則雖有別莊遠墅。殆成虛設。其多暇而屢下墅者。乃亦尸位素餐。而不可為也。城市之便。與山野之適。難乎得而兼之。若會津藩相北原氏。則兼而有之者也歟。其宅據城治之坤位。一望豁如。望之所極。為磐梯山。自山而至城。延袤數十里。原隰村落。逶邐晻靄。構樓攬勝。皆在

几席。又有畫舫之汎池連。有石橋之分野色。退食自公。縱眸騁懷之地。不待出城適野。而得之於此。乃取諸易中孚之九二。名樓以鳴鶴。欲不忘民心應違之所由也。主。今夏祇役藩邸。問樓記於余。夫修己治人。本於中孚。已得其要矣。然非言之艱。行之惟艱。余又以其近事觀之。向者赤狄之掠野作也。世方狃安。物情動勦。於是發奧羽諸侯之兵。以備邊徼。主爲藩帥。縣軍戍唐太島。敷甲礪鋒。架礮峙糧。士卒精而號令肅。期月反旆。皇威遐暢。海不揚波者。與有力焉。方是之時。效干城之用於外矣。既歸而枋藩政也。君幼

國疑。費廣財蹟。主振綱理緒。上下輯睦。政無秕。而民不瘁。方是之時。勝棟梁之任於內矣。此非有深得中孚之旨者不能也。夫子蓋曰。太兵太食。而信不可無。信卽中孚也。兵食豈可太之物邪。而設言之者。苟有信。則無兵食不爲憂也。果循此道。真積力久。則輔君澤民。何難之有。至於鶴之清遠閒放。則高人逸士之所賞。今取彼弗取此。恐其伍尸素也。然退食自公。縱眸騁懷。以清應事之源。正所以不爲尸素。則雖愛鶴之清遠閒放。儆高人佚士之賞。於夫中孚之旨。未始相悖也。

筆筐銘

剛柔在心。用行舍藏。乘機而發。鋒穎莫當。

義天公寫照贊

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德之宏裕。民心攸歸。知風之自。用力幾微。沈潛剛克。聖哲是希。盈科而進。放海奚疑。培養拱把。欲拂雲遠。含章蘊美。未究施爲。懷哉器宇。和氣滿帷。

題西人畫卷後

瓊浦貨賣西土名人書畫。大抵係贗物。嘗聞彼中有僞筆戶。專應副乍浦海舶之請。率村學究秋風客爲

之。儼然相承。恃以生活。以論唐宋以上。乃至文衡山沈石田祝京兆董容臺。近世王阮亭沈歸愚之類。每歲齋到。不可爲量數。皆是物也。此固姦商射利之常態。不足深究。又有見在顯官所作。亦出其手。昔年予在榮藩也。見巨室諫早氏構一堂。欲得彼名蹟。以扁其楹。囑諸來舶。且許厚酬。舶主辭曰。所謂名家。皆位任顯煥。多在京師。其或休閒居蘇湖等州者。非無其人矣。而尊卑邈絕。經商輩望之。若天上之人。不得輒入其門。況敢乞其揮灑乎。無已。則有贗耳。是由衷語也。諫早氏乃止。不復求。故今欲得其真。則必於世人

不記識其名字者焉求之。而時或可遺之。然非具隻眼。則亦不能得。柴文學得此卷於府下一賈人。攜而見示。畫及題跋。雖若不甚工。而審其氣韻。決非贗作。而落款名字。亦皆創見。是乃可寶。

大和路日記題言

佐嘉嶺師言。撰大和路日記一卷。頃者為舊知慫恿。將授之梓。徵余跋語。當時師言。竣役藩邸。還程乃有斯游。卽雖欲緩行期。以湊花候。藩泐不可。故冒寒跋涉。不得倒詞源於花海。良為恨事。然邵子詩云。看花切勿看離披。金峯篇詠及其爛漫者。陳陳相因。今閱

此卷。索莫幽討。更覺有味。則謂之打乖亦可。

忠孝卷跋

佐倉藩相向儉卿。娶婦入門。執斧棗栗。以祇見尊章也。并備一函。乃和州孝子事蹟。又明日有示大石烈士手書一通。以良冶忠吉刀換而得之。孝子行實國字文。乃先正藤井懶齋所撰。而上田空水書。僧古礪任繪畫之役。皆一時聞人也。烈士書。係報怨前日所作。而從容審諦。器度可想。而忠肝義氣。躍躍欲出。紙墨間。其妻子處分曲折。及一時同謀。貪雀鼠生中。悔敗盟者不少。皆可備考證。此二項。事關名教。至於烈

士心畫。則舉世所渴求。窮年卒歲不可得者。今不求而自至。固爲奇邁。況婚姻萬世之始。而忠孝事蹟。駢集雙入。若影響之應。蓋底之合。德門迎祥。其在立風化之本。而爲國之柱石也歟。雖然。自非家庭平素。訓戒祈嚮。念茲在茲。則不能致之也。儉卿來致府君之請。曰。欲子孫之觀省於此。永不忘忠孝二字。願有記。此余生平所樂託名其後也。於是乎書。

吉光片羽集跋

虛夸之事。可以誑愚。而識者笑之。以爲爲此說者。亦兒童之見也。國於天地之間者。出而遇域外之人。不

免挾物我町畦之私。故其說大抵類子虛烏有之傳張。而齊楚均之無一得。不亦兒童之見乎。故滇夜郎自大。通以蕞陋情景。和盤托出。漢武階場之示富盛。於外夷。則其海內窮耗之標榜矣。彼稱蠡蛤之屬。猶有文者。蓋目中定評。毒罵一至於此。若夫豔江珧鮫魚。以爲勝大牢之滋味。則出於輕薄諸生。影撰僞捏。以託新聞奇話。如鐵函心史所載。語最痛快。而書最假託。其他登載。大半不可信據。誤以爲真。則癡人說夢也。今求諸外。則不如求諸內之確實。皇朝文運之盛。前有延天。後有祿保。鉅儒輩出。著述具在。其爲

蠡蛤爲大牢。世必有辨之者矣。魚朝恩講鼎卦。不忘
王縉之怒。而畏元載之怡然。何則。反常情故也。毒詈
彼之常情。而稱譽乃蠡蛤我之甚者。非可受以爲欣
也。況所錄多鄙俚淺俗之調乎。然此卷之成。綜覈甚
勤。姑存以備參考。亦醫家之搜勃云。

渡邊生墓碣銘

初樸應辟而寓於俎橋也。來問業者。實渡邊生爲始。
是時生尚幼。日就塾肄習。旣而余移於湯島公舍。生
來稍疏。然時時借余所藏書。余未之奇也。客冬亘春。
大雪斷路。生來益稀。余不以爲意。而忽報其死矣。於

是大驚。亟走僕。問其病狀。則其父淚欬。言縷縷曰。
吾已老。唯一兒。不幸妻又患心恙。家素貧。無臧獲。是
以凡汲爨醫藥扶持之事。兒以一身肩之。備嘗艱苦。
蓋有人所不能堪。邸中親聞者。莫不嗟歎。兒積劬成
疾。會雪寒異常。猶黽勉服勞。證候頓惡。以至不救。兒
暇輒講誦。病小閒亦手卷。嗚呼。兒今已矣。然先生若
不鄙棄。幸賜銘墓。則或可以慰諸重泉也歟。余不忍
拒其請。且也平日不知其履行之美如是。以常人待
之。今聞其詳。而不及其存。徒以銘其墓。可愧且悲。如
何哉。生名武緒。通稱久太郎。世岩城侯臣。父通稱太

郎右衛門。母友松氏。生以文化六年庚午歲正月廿二日沒。春秋二十六。葬某地某寺。銘曰。

窮似玉汝。驟匿其光。修身俟命。曷悲不長。然其不長。毒我中腸。人稱其孝。不聞父兄。某原之窳。刻珉係貞。

福原生墓碣銘

嗚呼。是福原生之墓也。生稟質俊。而溫潤。不露才稜。居家孝友。與人交。謙以和。人莫不愛重。好讀書。多習武藝。寬政十一年。選試鳥銃。十出十中。其四中鳥珠。享和三年。應試經史文章科。居上等。皆賜物以賞之。嘗歎曰。學儔書蟲。仕類棧駑。不自激昂。非夫也。於是。

慨然有意於當世。憲臺有才生。欲汲引之。謀諸隊長。會忌者陰沮之。或以告。且曰。子盍自言。又可以梯進矣。生曰。其如命何。待忌者如初。不以介意。生講肄鬻宮也。有翹楚聲。時就正於余。因益知其質之美。謂前途可望也。而不幸短命沒。實文化三年十二月廿七日也。自其安永六年十二月九日生。至此得年僅三十。葬江戶四谷全勝寺。先塋之側。法諡曰徧正會轉娶片山氏。無子。生諱克。一名就道。字子復。別號瀟水。又號松墩。通稱敬藏。父名就壽。通稱左五兵衛。晚號拙翁。母小倉氏。誼好國雅。庭闈倡酬。以為娛。目孺耳。

深咸嫺文雅矣。生沒弟巽字子健。先是出冒植木氏。妻其女。難於歸宗。於是就壽以御先手組與力。手島元白第二子為義子。命名就成。配以季女。為之後。福原氏之先。出自大江廣元。廣元八世孫廣房。其弟曰廣世。初氏福原。其裔有客於阿部氏者。遂臣之。至就宗。就宗弟曰就久。元祿三年。初仕幕府。為火消組與力。就久五世孫。即就壽也。世為火消組。生則為其隊假御。抱十五年云。銘辭曰。不似今世。由新舊。藏器以待其時。勿謂不索何獲。文外蔚兮。彌中。修短命兮。誰責。

精里三集文彙卷一終

後比也。利涉如此。而貴候平安。喜幸異常。若夫筆語事。僅得兩日。從容應酬。有詩及文。及新話。須不日把臂。盡傾倒於左右也。借舟事業。已與長府船官相約。先發佐嘉一日。當遣一幹事僕於赤閒。率領船隻。直至小倉埠頭相候。是時亦當取向所寄鹽飽屋小雜。盡搬入艙中。擘畫已定。望勿以爲慮。秋暑如燬。萬冀調攝。不旣。

答玉澗和尚

淳行至。領惠音。獲悉法候。迪吉。浣慰曷已。撲以九月朔。解裝官廬。秋涼健人。望勿呈慮。韓館諸作。聞已電

覽。因蒙袞褒過當。蓋出於愛助之盛意。而至或犯妄語戒。愧汗踈踏。殆無自容。如其品隲彼之伎倆。則句句破的。吾無閒然。嘗竊歎。先是聘使之來。邦儒陪奉太過。幾乎啓寵納侮。物茂卿問。槎奇賞之所指。擿猶之宗膾胥。敖之不釋然於心。亦非高著。今承來誨。益信管窺之不繆矣。賜詩滔滔。筆執倒峽。珠璣錯落。頓覺心眼開明。一洗鯁壑腥穢之氣矣。輒構拙和。而盛什爲人借畱。不記芳押。故放韻爲之。猶且語意窘滯。若有所束。恐見以爲染韓習。何如何如。書尾足衣之諭。深感畱念。業已倣陶令故事。展足授淳行。取尺

米里三集卷之二
度命鋪匠。縫成七事。端肅西向受賜。訖向之不通於足。正坐賤軀猥大。不合常度。而無以告者。在遠不知。固其宜也。引咎覩縷。最劇竦惕。然登時皆頌之。兒曹濟用。荷德與自納之一聞耳。適有舶來茶甌一筐。付淳行。討便貢之座下。行濫苦窳。不足以報腆貺。鑑存爲禱。臘候正濃。伏冀珍筵。書何盡意。

游三穗松原記

沖津江尻之驛。恃浮島之障瀾。如清見龍華二刹。亦待浮島。然後擅名於世。無浮島則無驛。況樓閣之觀乎。勝區精神。會於浮島。如畫家點睛。可謂至要。但島

距官道二里而羸。往返費半日。故行旅大抵目擊神馳。而鮮能履涉。其島之浮。亦非若葑田浮石然。地執平坦。潮汐有時乎替天。而島未嘗淹沒。若有神物。使其低昂。故受此稱。余重三前日。發吉原。投江尻。而方未牌。命逆旅主人買舟。拉二三子。爲浮島之游。以逆旅奴爲導。自對隣庖。溜閒側身而過。到巴川埠頭。登舟。沿流下數百步。始離川身。有清水港。屋宇櫛比。富實甲近邑。至其素封。至有屈親藩紀侯之臨。而脇阪中書。嘗奉命至久能山。亦憇其家云。港前堰埭。橫出如帶。以遙護港。堰外卽裏海豁開。右接港而斜出。如象

鼻者。乃三穗松林。長二里餘。博一里。至半里。其洲嘴與薩埵山趾交衽。不見罅縫之可通舟楫。所儲之潮。鏡圓一碧。是日雲意釀雨。山巖田壟。井邑墟落。四面挨逼而進。爭欲輸送奇巧於歛豔混濘之間。而爲淡煙薄霧所阻蔽。依約晦靄。若不得其志而趨。起峨舸大舶。下錨南岸者。尾相銜。網罾釣叉之事。非一二。而萍泛鳧游。欸乃相答。向岸上之晴。今波心之陰。彼俯此仰。搯黎橘柚。各自有味。春蘭秋菊。不分優劣。地形包囊。陽侯石尤之所不能逞技。鎮常風恬波靜。若在衽席。自非秋天颺颺大作。則無日不漁。無漁不獲。此

亦他灣之所無也。舟傍島行里許。步入松林。有路繩直十餘町。乃得三穗祠。祠有三鬣松。是島之林之所以得名。人人求之。移刻僅得數釵。穿林旣太濶。故無所覩聞。獨有南岸鞞鞫聲。可知波濤外險而內夷。太祠東南半里。有羽衣松。爲大風拔。今生蘖。前駿尹謀立碑。使余友中島漁撰文。俗又傳。漁父惜神女騰霄。掣裾斷數寸。藏佛寺。近立石處。倦不能往。其事誕妄。亦不必往也。旣而回舟。見歸漁挂席快甚。因索桅帆。無有也。乃鼓雙櫓而返。終不及席之駛。逆旅奴曰。海物充溢。纔稱客需。則價沸騰。請諸爺勿晒。勿語。將進

廉而旨者。乃喚漁舸。前後數隻。而籃簞皆虛。欲銜材
幹。逼納敗闕。亦可笑也。奴又盛談鱗介之饒。運輸之
便。頃又知製蔗霜法。至於糝和餅餌。爽口倍前。裁甘
藷。終身不飢。余曰。果爾。則驛宜裕足。而覺彫劫。何也。
奴不能答。余曰。吾得其解矣。牟耶羸。所以自弊也。舟
達向岸。疑對隣館大師氏之儻小。進繫纜兒橋。而登
岸。飯浴畢。天乃曛黃云。

忘言亭記

忘言亭者。小倉藩相義卿氏有也。今秋余祇役對島。
經由小倉也。義卿介石川生。乞余記之。夫言既忘矣。

奚以記爲。即使余不能忘言。則亦安能記忘言之亭
乎。然若以頑如木石。廢口舌之用爲忘言。則世之喑
啞皆賢也。而可乎。故知所謂忘言云者。物各付物。不
覺其有言之謂。非箝口而咋舌。則余言亦有未可忘
者焉。義卿之先之設斯亭也。請當時文人物。茂卿記
之。何待繼作。而有此請。豈謂茂卿未造此亭。而余親
經之。或能發其所未盡耶。今公事往來。不得涉亭。而
文辭素拙。亦何所發明。然舟過亭下。而目擊其槩。讀
物記。微覺有餘意。乃不辭記之曰。小倉山水之勝。甲
於西州。以其縮藪山陰。咽喉筑紫。車馬舟楫。日夜雜

選行旅商賈輻湊於其間。是以喧囂腥穢。雖有名區奇觀。無復過而問焉。獨此亭在藩治之東五里。背城面水。以硯海爲盆池。以長筑爲假山。船隻芥浮。邑落蟻垤。及其休偃於此亭也。視凡世間可駭可慕者。無足以介懷抱。挂齒身。所謂忘言者。其庶幾乎。然藩相棟梁也。苟鶩志於高遠。不事事而忘其言。則民失其蔭。罪責隨至。方是之時。將心成之。口營之。之不遑。猶何忘言之有。夫子之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賈對以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而夫子不然之。以其過許也。至於夫子之自言。則曰。吾欲無言。而又以天何言。

哉。證之。蓋其言當事物之理。無支贅。無乖戾。謂之無言。可也。謂之忘言。可也。論其極。則唯聖者能之。然後之君子。亦不可不知所祈嚮焉。此道也。汨沒於喧囂穢濁之中者。固不及知。而鶩於高遠者。亦無由而致。是以君子養心以寧。靜端莊。處事以通敏明果。然後內外相資。物我得宜。可以馴致忘言之地矣。若夫釋之默然。莊之忘我。似之而非者。與命亭之義背而馳矣。所宜早辨。年月某記。

暢情硯銘

掘疾藏

斧柯紫潤。妙鑄禊游。虛中維德。不拒不畱。

狗子贊

若忘其一耶。有佛之性耶。吾弗之知矣。嬉戲柔軟。生意可玩。而一投與之骨。則狎信而爭。能使其喜而無怒。雖而不老。領惡而全好者。乃墨戲之用哉。

佐嘉藩洪君寫照贊 并序

洪君年甫十八。父坐事失祿。客母舅田中氏家。明和四年。日峯公百五十年祭。以洪氏祖外國人而殉死。錄其子孫。賜君十口俸。八年。泰國公襲封。試射中程。賜物。是歲爲維巖公子侍臣。兼掌出納務。轄食膳部。會同事有賊罪。伏法數人。嶮然獨不染其事。然坐免

職屏居。未幾而見宥。平素清節。至是益大著。厥明年。紀元天明。爲庫曹僉事。兼邦計司雜貨幹辦。而船隻津港事。皆領之。六年。遷監察。進步卒將領。享和元年。之大阪。勾當運糶務。是歲。進槍隊長。文化三年。擢權計司倉部諮議。領經理局。四年。爲大阪邸閣統領。五年。竣役歸。復爲監察。是歲九月。陞番頭。大番頭。大監察。既而進內老。自始仕。至是增俸祿六次。至五百石。進級三次。至番頭。改職十次。至內老。他兼局賜賚。不可勝紀。凡藩之仕者。登庸竭節。恩遇始終不替。若君者。蓋罕矣。君余妹夫。又以兒偉爲義子。偉寄君照像。

求贊。因畧序其履歷。作贊曰。

憂虞玉汝。磨刮益光。維謹維儉。效厥忠良。彼跂不立。而跨不行。營鑽干進。多跌且僵。第踏實地。歲寒獨榮。貽謀孫子。俾也勿忘。

題如翠畫管王瀑 彥嶽席上

管王水簾。學禹門之三級。桃花浪漲。必有振鱗鬣。驤首絳霄者。地靈人傑。豈亦如此耶。其起雲霧。行風雨。安知非吾如翠。

題寒山圖為某禪和

涪翁擡重。突過靖節頭上。不免阿其所好。然清雅脫

洒。無蔬筍氣。超凡入神仙境。豐干饒舌。說甚前身後身。

題山水圖

西人云。日本畫無皴法。夫麻皮鐵釘雨點。乃家常茶飯。無此則不成畫矣。而云云者。豈偶見此圖之類。而槩之耶。然此遠景。向過壹州鄉浦時。目擊之。何可廢也。

題山水圖應僧需

馬一角之後。見此畫。苟舉一明三。則可以盡其神理矣。一指頭禪。終身用不盡。況其一隅乎。

清文堂書畫帖跋
余酷嗜名人書畫。而不知畫法。其書亦甚拙。但以積
數十年平章古今筆意之多。遂有絲髮之見。於是覺
凡邦人所藏。唐宋以下名高人蹟。錦贖玉躡。什襲以
爲至寶者。必慮大抵係贗手。不足一眇。而其真物。乃
或時於敗屏塵篋中遭之。然不翅景星祥雲之難見
也。故遇富貴人乞鑑定。輒辭以不知。恐拂其意也。今
茲以公事經由大阪。橫溝生持清文堂祕藏扇頭書
畫帖來。請品評。余初不欲觀。不得已於生之求。勉強
一展。則神采奕奕。筆致妍妙。其爲真蹟無疑。帖中黃

道周王建章李蔚。望實烜赫外。餘十數人。詞翰之佳
如此。意其人必名當時。顧余耄及。無所省記。旅次亦
無書可檢。生宜追考其人品履歷。錄之後白哉。

書畫卷後

爲遠山孟大

月之盈闕。可以紀日。古用之。此圖自哉生明。至圓魄
通十有三。卽竺乾所謂白月也。而各係以山水。成於
遠山烏臺之意匠。而住吉畫師。受以作焉。四序煙雲
風雨嵐靄波浪之變態。城野人物卉木舟梁之奇趣。
悉具於其中。無有同者。烏臺材譖之聲。殷轟於世。頻
歲被使。接化外之客。載馳東西。皆極絕微。其於流峙。

飽飲融會。以創此圖。超脫畫家之圈套也。夫化外之人。或言鳥喃。而字髮卷。無譯可通。則不免手語目攝。以諭其意。方是之時。擇刑牲之地。刻受貢之地。此圖亦恐有所用。然則此亦綏遠之餘智。非獨逞奇思於娛玩而已也。

橫山生墓碣銘

寬政十一年。有旨興新昌平學。營齋舍。以待廩餼生。建橐以後。疇人子弟。居宿於學。昉此云。是時橫山生。執質余門。亦願入舍。曰。欲讀二十二史。學制凡請入舍者。限以周年。考優乃許復畱。逐年如之。所以汰濫。

冒也。余意全史浩瀚。非期月可了。且謾應之曰。子勉之。居數月。取其所記起止。閱之。日讀上慮二百版。其徹夜者。乃近得三百版。是以既過全史之半。余驚異。然疑其鹵莽。試摘事蹟叩之。應酬如響。未滿期而告業卒矣。於是益知其偉才。而尚慮其氣之粗也。勸使覃思四子。并研三禮。未久而業益進。禮之名物度數。瑣細回穴。莫不詳究。及在學十年。則尊經閣數萬卷。皆在腹中。余每遇僻典隱義。往往質之生。而曉然。生爲人聰穎而沈毅。不安小成。故世未甚知之。其知之者。必嗟服。至日興學十年。鑄成一橫山生矣。余亦深

有望於將來。而憂其稟賦不厚。積劬善病。戒之曰。欲遠到者。必資養生。生大然之。頗留意醫方。不圖心血既涸。疾不可爲也。生名樵。字儋人。通稱一島。寬政六年。試讀蒙賞。文化紀元。擢學問所出役。賜月俸。七年。在學疾發。歸家。未幾而沒。春秋二十七。葬小日向。稱名寺。先塋之側。父名尊明。稱官藏。御持筒同心。母竹內氏。生暇學篆書。講六書。他多所通。銘曰。策彼駿驥。稅駕中涂。陰陽之患。舍命不渝。投身力學。繫遺後模。

桂山多紀君墓誌銘

幕府設醫學館。昉於多紀永壽院。克世其業。闡明方技。赫然爲一時仰則者。卽其長子桂山君也。君諱元簡。字廉夫。稱安長。桂山其別號。一號櫟窓。君嗜醫學。如飢渴之於飲食。專心致志。積黍粢。以成丘山。人伏其精博。寬政二年。時宰白川侯。召君其第。試問醫事。三十六條。席上剖析。迎刃而解。侯甚嗟稱。俄而擢侍醫。進法眼位。三年。錄參館教之勞。廩十五口之食。八年。試尚藥。十二年。永壽院致仕。襲祿。統館教。增廩至三十口。歲支金百鈔。如父時。享和元年。以論執醫選事。勒屏居待罪。旣而被釋。有旨。斥爲寄合醫。而董

統教如故。未幾。仍舊支金。府親及日光門主有疾。被差侍療。前後數次。其診水戶公也。疾若既平者。君退告其藩臣曰。不可爲也。期在三日。皆驚且疑。果至期而薨。其曉病機如此。世之攻方者。未必善治。攻方善治者。未必得施教之地。君并三者而有之。而處之以篤好。行之以博愛。其徒雲集。多所造就。時方望其警覺世醫。推仁術於四方。而一疾遽沒矣。實文化庚午十二月也。距其生寶曆乙亥。得年五十六。葬武州平冢城官寺。先塋之次。娶野田氏。離昏。庶出有五男三女。三男元胤。襲祿。敏博克肖。五男元堅。亦有雋才。

長女適朝倉某。次女未字。餘皆夭。君供職近侍。時已少暇隙。而休下輒俯案。至夜分。及其投閒也。劇更倍前。乞治者踵接於門。每旦爲之處劑。訖則赴請。歸必昏黑。夜又或三四出。不辭以劬。而其修業。乃始終如一。凡書之瞥觀。客之偶談。苟係異聞。莫不究其根柢。而手錄之。時試之患者。往往收奇效。人因測其所原。則君曰。在某書。在某書。未嘗憑臆鑿空。君風神瀟灑。澹於執利。平居怡然。與物無忤。至其有操執。則確乎不可移奪。糈入歲多。而家道不裕。以罄之。卹族與收書弗顧也。著述甚浩穰。金匱要略輯義。救急選方。

醫贖已授梓外。餘脫稟者十數種。九十餘卷。藏於家。未斷手者。猶有數部。上慮轎中所得。晚年好讀國史。傷學書畫。亦可觀。元胤來乞文誌墓。余與君交善。素愛敬其為人。故不辭銘之。銘曰。

業在肯堂。故貴三世。澆風漸扇。素餐泄泄。軒岐傳術。御龍胄裔。爲民司命。遷自洛汭。嗣前光後。厥美之濟。庸鑄疇人。俾也淬礪。聲實不爽。刻銘幽窆。

在竹君墓碣銘

五郎左衛門君諱隆尹氏在竹。世會津藩臣。初爲外。搆士代番。遷公事奉行。後增秩爲郡奉行。轉用所組。

頭。旣而擢用人。在江戶藩邸。歷事三公。文化七年。庚午四月。病沒於江戶。春秋四十七。葬澀谷長谷寺。諡陽廣院。考曰隆次。妣有賀氏。娶能見氏。生四男二女。長男隆定襲祿。銘曰。

其壙宰如。年猶爲夭。進驟職顯。見材之翹。

此處為書中內容，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識。

壬申稟

維通園文集序

學術政事。必合於一。然後可以澤民。岐而離之。則私智而已耳。虛文而已耳。民何賴焉。其離其合。時執有必至。合其離者。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以人勝時也。夫干戈擾攘之世。人不遑學。及亂之始定也。享有天下國家者。必以功德之大小。雖斗食之微。亦無無事而蠹國。險阻艱難。皆備嘗之。存亡興衰之故。飽經歷而熟鍊磨。惴慄相戒。勵精圖治。方是之時。有以學術馨咳於其傍。則針鉅可以起痼。況其好學乎。升平既久。

居深宮。長於婦人之手者。起而承緒。其所倚杖。亦世
曹厚祿。而倖位穴吏。比肩於前。文煇武情。不知創業
之艱難。國執漸趨於困弊。若水之流而就下。時則非
無以儒術緣飾吏事者矣。然進講奏詩。視爲文具。如
此者。形若相合。實離千里。況其不好學乎。今建業二
百年。而學術政事之效績。無甚聞於世。豈非以此哉。
然此以庸常人言之爾。若夫英傑之主。則不然也。佐
嘉先君秦國公。天賦英傑。好學弗倦。其自支封鹿洲。
入繼宗統也。屬邦計窘竭。漆徵扣減。以支吾朝夕。負
債倚疊。告以貫貸。皆掩耳而走。改絃更張。再三如故。

公慨然欲整理之。迂腐如僕。亦細旃造膝。言無所諱。
千慮一得。或蒙采納。是時政俗弛頹。卒難振起。公百
折不撓。益求亨屯之方。而有司束手無策。乃出令曰。
除我保士民事。幕府可以無罪外。宜極力節縮。以
裕國。然此須自我奉養服御始。以示準則。乃呼左右。
登卽省膳。妾庖膳。衣服器用。殆去其半。有司皆驚相
告曰。果如此。則幾不濟矣。同心協力。袪浮費。剔積弊。
未幾而財用充贍。於是愈益勤勸。課吏能。恤民隱。物
學校。修廢舉。墜歡欣交通。三十餘年。稱中興之明主。
豈非其能合學術政事於一。而以人勝時之明效大。

驗乎。公研精讀書。常至夜分。其於文辭。嗜之最篤。有維適園集數帙。序記論書牘雜體。文執滔滔百千言。如江河。而靈怪變幻。出沒於其間。各體詩。工妙富贍。彩色絢爛。蓋在今世。非唯王公大人無與匹。雖文人墨客。憔悴專一之所爲。能分鑣而驚者。幾希。倚與偉矣。客歲辛未春。嗣公寄維適園彙。使樸考訂且序之。適于役對島。至冬歸。然後始事。捧讀玩味。追憶往昔。不勝感愴。此彙有別卷者。乃先是七八年。公東觀時。命樸評騭。商量往復。拔萃而成。淘汰嚴密。無復容議。是爲其正集。已纂次其餘。是爲續集。已輯其初年作

及所遺。爲遺集。通三十二卷。凡此皆精神心術之所寓。和璧輝而周鼎重。宜傳之永世。瞻仰寶護。如大訓河圖。讀者自見。不待贅說。蓋發而爲詩文者。皆出於學術政事之緒餘。而非誇多鬪靡之娛玩也。嗚呼。沒世不忘。則闔國所同。而其所以致之。則或有他人不及。盡知者。是以述當時所睹聞。以爲之序。維適之園。乃公燕寢所在也。

南山俗語考序

薩國跨有日隅。濱海之地。西南面大洋千餘里。海舶飄到封內。殆無虛歲。是以置戍堡。設瞭臺。而候察之。

其有勘合。確不係違禁。乃許停泊。爲之補損漏。濟匱乏。哺飢。夜凍。藥病。飛報長崎鎮臺通知。埃訊護送之。崎港。其誰何撫諭。皆待譯者。譯言一差。或惹事端。故最加慎焉。平時擇通敏有幹用者數十名。學清國語。以備其役。實爲薩國一重事。南山公自襲封之始。留意於此。至躬學譯語。以審其合否。因有記載。成六卷。名曰南山俗語考。休閒之後。猶不輟修改。微有未妥。輒使人廣問遠質。極其精當。然後已。乃今覺無遺憾。欲梓行。以便譯學。并及衿佩。使其臣盤及崔高。校訂。詭序於余。余鬱象胥之學。將復何言。然讀書每遇俗

語難曉。恨其無成書可考。今見此舉。不堪竊喜。世之經生。弁陋。或藉口曰。學者古而已矣。子雲懷鉛。徒成好事。殊不思泮水泄泄。特煩孟解。荀之案。公羊之踊登來。越歌。秦胥胥。陳涉夥。頤沈沈。不解則已。解乃俗語。朱夫子曰。伊川不在。語錄不可不讀。則過此以往。知復爾爾。然則書之可詮俗語者。亦豈可槩束閣哉。雖然。欲解明俗語。談何容易。漢唐以降。方言俗語。展轉變化。五方訛淆。逐代推移。日新未已。不可以字義求。不可以唇舌盡。觀夫象胥之傳。或通於今。塞於古。舶客之辭。或南悟而北惑。可以見已。故求其解者。當推

所已明。以及其他。揆討貫穿。與之委蛇。而逆其志。將有如矇之斯視。而痒之斯搔之日。則是書爲其津梁也。審矣。昔衛君夷言。君子譏焉。齊士鮮卑語。識者垂戒。以其舍當務之急。而習異言也。至於是書。則南山公之所以奉上而固圉。不可一日闕者。緒餘亦可以嘉惠藝林。與夫衛君齊士之用意。正相薰蕕。是宜序也。文化九年花朝。古賀樸書。

送加藤生觀省序

盛服而參署。擇地而蹈。擇言而發。自非狂悖之人。則鮮取人之非笑。及其退自公也。解劬肆體。雖恭遜儉

束之人。或致妻孥臧獲之指撻。何則。敬肆之分然也。人之處世。事爲顯見之時常少。燕居幽獨之時常多。敬畏暫而易勉強。舒肆久而難收拾。故隱見久暫之間。有冰炭黑白之殊。亦庸人之常態爲爾。故曰。家難而天下易。然家之有妻子。乃骨肉之至親。而臧獲亦仰衣食於我。即使有淺薄之人。猶有耐忍彌縫之意。而不免指撻。其難如此。況集五方之產。未更事之年。少數十。雜連烏合。而統轄之。與之同飲食臥起。使其輯睦謹勤。以攻術業。非以躬率之。則不可也。其難甚於家。非耶。是學塾舍長之所以不易爲也。享和年。重

建昌平學。并拓寮舍。置舍長二員。以統釐之。以佐阪大槻二生爲之。皆稱其任。諸生肅和。莫不孜孜攻業。既而二生後先爲有力者。羅致而太。其再替者。爲加藤石冢二生。至是來學益衆。至寮舍不能容受。來學益衆。其事宜益穴而反簡。舍舍之務。亦宜益煩而反暇者。以人人自知雅飭。不必待程督故也。此可以見舍長稱任矣。今夏加藤生乘其事簡務暇。將省親於讚州。乞余一言。余諗之曰。余學荒而老。及猶濫典教。無以舉其職。初寮舍之復也。幸有佐阪大槻二生。提挈而振興之。又幸有人替二生。以至於加藤生。余

坐享其成功。世人觀寮舍之盛。或以爲余力焉。因憶柳子所著梓人傳。斤云則斤。鋸云則鋸。大厦成而梓人獨書已名。斤鋸者不之恨。以梓人之能畫宮於堵。盈尺盡其制也。今譬余以梓人。則素無其能。而因人成事者。不得不最急斤鋸者。今生之省親也。恐有力者。或睨生之才學而羅致之。如佐阪大槻二生。則替人不易復得。而壞旣成之業。是以戒生以速來。勿墮於有力者之禮羅。亦欲使觀其事簡而務暇。得覲省於親闈者。知其致之之難。勿誤謂舍長所幹易易耳。人皆可替其任。而輒生奪生之心哉。

送石冢生序

孟子勸諸侯以行仁政而王。而隨國之大小。以爲效之利鈍。於齊則曰。王猶反手。於滕。則不過若曰。興王必取。汰是爲王者師。是時周室天命已改。民墜塗炭。故欲使其保民而王如此。今我仁政行矣。民旣已安也。獨至於教學之道。則猶未振之恨。是以竊願斯學之行於大國。猶孟子之望王之王於齊也。吾觀大國之人。見聞廣而朋徒繁。衣食鮮拮据之勞。品秩罕奔競之求。志易定。學易進。苟德成材達。以號於衆。則一人善射。百夫決拾。隣國視倣。而達於天下。殆有建瓴

之勢。若夫小國。則每每相反。其人鯁鯁焉。圉圉焉。卽使獲乎上。而號召於四履。亦不過黑子彈丸地耳。豈足輕重斯學之行也哉。今之有土之君。自封萬石至百萬石。猶古之諸侯。百萬石至大也。是爲加國。其次大七八十萬石。是爲薩國。而薩兼有琉球。未知其與加大小何如。土廣民衆。多產豪雋。自慶元之間。如竹南浦。最先聞於世。嗣後宿碩往往而出。近歲黑田。上原諸子。負擔簦笠。學於江都。業成而歸。皆膺選司。其教鐸。其後來者爲石冢生。亦在昌平學塾數年。經學文章。首出曹偶。擢爲舍長。今秋請急。將埽先壟也。來

辭別。索贈言。因以所嘗屬望於薩告之。且使其歸報黑田上原諸子。相與加勉。左提右挈。以副所期焉。

九畹亭記

石冢生自薩來學。一日叩余齋。請曰。寡君之老。川上氏有亭。而名未稱。欲改之以蘭事。子幸選其目。且有以記。余曰。其九畹乎。生獻疑曰。九畹之蘭。百畝之蕙。屈子所以歎其不遇。鬱悒侘傺。取香草自比也。今寡君之老。獲乎上而枋國政。不爲不遇。九畹之蘭。恐擬非倫。余曰。惟其枋政。是以有取於九畹已。余嘗觀山澤之士。有姱修自潔。芳聲四播。猶蘭之在畹也。及舉

而授職。小任則小變。大任則大變。遂化蕭艾。芟鋤乃已者多矣。若夫巨室。則雖未當事。有祿有位。固異於山澤之士矣。進而爲政。若宜無戀係者。然蘭其始。而蕭艾其後者多矣。豈非爲奔競之徒。所依附薰染。化而不自覺耶。故其視公署如九畹。終始一節。然後可以語蘭。蘭一也。方其爲蕭艾。則與蘭爲仇。彼在深山。不以無人而不香者。將翳叢薄。偃巖石。以不見採擷爲幸。則時之污隆。爲如何哉。故爲政者。不變九畹之香於公署。則下無鬱悒侘傺之士。而有連茹彙進之望。治化安得不盛哉。夫王者之香。兒女之佩。蓋非主

所取。故名園如此。是可以爲記耶。生益與主謀之。生曰。唯唯。乃次其語而寄焉。

廣益堂記

客歲七月。蒞事對州而歸也。先是蒙恩許過鄉。乃取涂佐嘉。畱旬餘日。一日造多久主。余嚮仕佐嘉。爲主屬。是以曠歲月或相見。未嘗不歡然道舊。其宅重構初告成。檐楹濟楚。庭宇瀟散。又有水木之勝焉。涼風颯然。頰面灑襟。頓忘長涂之煩歎。其向背布置。雪月之晨可想。恨無重游期。談次見託以名堂。且作記。余諾之。而行遽未遑也。主藩之巨室。民之望也。世爲國

政。致君澤民之責叢焉。則居斯堂。必日夜思其政。至水木竹石之觀。則姑以供娛悅。非其意之所注。故就其所重。名之曰廣益。記之曰。諸葛武侯之爲國。望參署者。以廣忠益爲先。武侯之智。豈有所不足。而汲汲求人益。參署者之智。亦豈有餘以益侯也。但其不自智其智。而智人之智。是其智之所以致廣大。而後世莫能及也。然使其心曰。我智過人矣。然我自智。則無以致人之益。是以自晦而致人之益。致人之益。則我智可以廣大。則是出驕吝詐僞之私。與彼施施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相忤不能以寸。是非所以

論矣也。矣知事理之無窮。而無物我之町畦。心誠求之。而人樂告以善。豈驕吝詐偽者之所能哉。巨室民之望也。事易立。而功易成。與彼卑踰尊。疏踰戚。進而從政者。難易懸隔。患在人情之難通。而誠偽之難察。苟能虛懷容物。使人樂告以善。於從政乎何有。是余所以名堂也。主之先某君。好學爲藩首倡。受教於中。村惕齋。立鄉校。以帥其下。是以人才彬彬。至今弦誦益盛。室老以下。莫不得其陶鎔以成器。其從容退食。於以廣忠益者。固不待贅言。然言焉而不厭煩。亦可以廣忠益也。文化壬申孟陬。書於湯洲官舍。以寄之。

向月樓記

進而祿於朝。退而耕於野。古之道也。而後世乃以官爲家。一罷官。則無所於歸。是以進不知退。就不知去。大則戮辱。小則斥逐。然後始已。其幸而免者。不過容頭過身。保祿固位之徒而已。求其國爾忘家。亦何可得哉。何則。退卽蹈所謂饑寒之水火故也。元許魯齋嘗教其徒。以先治生。而論者咎其非君子謀道不謀食之義。是誠然矣。但時異執殊。有不可膠泥者。亦益觀諸今日乎。今之奴顏婢膝。變詐百出。以牟利釣名。莫非以其無恒產。視彼有世祿遺產之賴藉。略可伏

精里三集卷之二
臘者其識趣之清濁高下。可望眉睫而辨矣。故當今
之世。欲救弊俗。則魯齋之言。亦安可廢也。非獨學者
然。雖仕者亦然。佐嘉東島幹事。仕藩爲禮局。素好風
騷。以廉勤稱。仕稍臚。顧而歎曰。此豈足恃乎。我將備
其休退。乃買地數十畝於府治之北二十里。金立山
麓。鶴林之寺下。作碾磴。激澗流。春之。日可換數人功。
歲入若干。廢之以屋。構樓於其上。地已占爽塏。肥筑
海陸之勝槩。亦括囊几席。以擬娛暇寄隱之所。名樓
曰向月。客歲祇事國邸。詣余乞記之。余昔仕佐嘉游
鶴林院。今憶佳致。歷歷在目。余當時愛其山水。有縛

茅栖遁之願。而忽就幕辟。跡與心違。如東流之不
復返。而猶不能無羨於幹事之斯舉。又嘉其用心之
出衆遠甚。因諗曰。今之仕者。進不知退。就不知去。其
悔吝罪責之至。未嘗不繫於此。今吾子知退知去。苟
持此心而從事。則其爲衆者裕矣。益可以展才力於
世。不必進而就。亦不必退而去也。然其衆之裕。果能
超然無係戀與否。非余所盡測而知。請子登樓。向月
而高之可也。

寧靜廬記

平戶文學白石子祥書抵余曰。今茲馬齡周甲矣。乃

使兒當家。葺別室。號寧靜廬。以爲休偃之所。地直治
城之南。去海孔邇。白濱浦漁屋數十。在繚垣外。東隔
海望太平關。牛首黑兒島嶼。歷歷多奇趣。北東則玄
海潮頭之衝。颶飈海立之際。不可禁禦。故植雜樹以
蔽之。又有桃臨溪。蓮滿池。蔬畦芋區。可以徜徉爲公
退之適。願記以見惠。余與子祥。同產肥州。曾識之於
鳶魚齋。平戶在州極西。不得私相往來。後不復聞問。
既而應幕辟。則邈在天涯。闊絕益甚。客歲祇役對
島揚帆。遵平戶而過。官船不得擅迂程。登岸訪子祥。
則獨有注目其地。執之奇勝。傳語其鄉人之護船者。

少伸懷耳。蓋裏海之隔平戶。乃筑紫絕玄海之水路。
平戶孤峙。如蓬閩在滄瀛。其西北壹對五島。鼎足萍
浮。其波濤際天之中。蓋閩粵燕齊八旗三韓室韋靺
鞨之類。而目力窮竭。唯見澎溥渤瀕。吞吐日月。簸盪
乾坤。雄壯豁達。枚叟之觀濤。木虛之賦海。極文思。騁
妍辭。摹寫而形容之者。至是不免難爲水地。已沃衍。
又有漁鹽之饒。管脂海鱈。利可敵國。以其咫尺長崎。
互市之區也。峨舸大艚。往返由裏海如織。五畿七道
之珍貨。以至清國荷蘭船載所致。麗縉瓌琦。必先得
之。富實殷繁。甲於西藩。是以積習成俗。往往鮮衣美

食以樂其生。今子祥以寧靜自號。味人之所不味。泊然自守。必有濳得武侯致遠之旨者。羈宦天涯。不得面叩。昔同州而不得數見。昨經歷而不得相訪。今知其學之有得。而不得面叩。皆爲恨事。則其有請。余雖不文哉。安得而峻拒焉。作寧靜廬記。

樂土記

客歲幕府發使。受韓聘於對島也。遠山君以執法往。撲亦載筆在行中。竣事歸。遇君於營中。歡然相慰勞。因曰。吾十餘年前。初承之憲臺。適有羅義國使到長崎事。赴彼接之。既而被差。巡視蝦夷地方。既而羅

義盜邊。奔命松前。事寧。遂相度要衝。自奧之外濱。遵海而南。放于常之鹿島而反。既而有韓國譯使到對島之報。往幹其事。然後有今役。其行皆極邊。窺遠之地。冒寒暑。衝瘴毒。凌絕險。涉狂瀾。仰憑國家威靈。獲無罪悔疾疫意外之患。猥以孱薄。荐膺遴選。羈危淹滯。不敢告勞。而每于役。公館旅寓。水陸歇宿。苟有景致。可撫覽。莫不隨處而取適。亦所以解劬遣懷。疏滯精神。以立綜務之本也。因經浪華。見天王寺神門題額。小野道風書。適勁可愛。就其中。摘摹樂土二字。以爲扁。行所寓止。出而揭之。歸居江戶賜宅。亦如之意。

謂。本來遠近。為主為客。無適而非樂土。吾子幸為我記之。余曰。諾哉。竊念凡居止之有記。必據園屋之設。而文之。今如所謂樂土。則始無方所。形狀之可指。何有於園屋。而欲記之。渺悠悠惚。此巧文者之所難。闇習若余。何能措辭。是以伸紙援筆。欲書復輟。嗚嗚。愴怳。久而不成章。尋聞君進長崎鎮巡。其職益重。且劇。余竊顛其不遑徵文債。而臨行復見督。於是又念。君雅不慕執要之鬧熱。故設扁以寓志。而委寄之殷。沓至而不可禦。鎮巡之職。當閒歲赴任所。往來之憧憧。滋甚。有似有力者。故違雅尚。使其取樂土於旅次者。

蓋非偶然也。是安得無記哉。記之曰。天下之有形。而可供耳目之樂者。必有本來成毀。而不由人焉。須有無形。而無本來成毀者。為之主。然後吾樂可得而常之。有形者。園屋是已。無形而為之主者。心所具之理是已。人之遇有形。萬有不齊。而人亦自不免有本來成毀。以此接彼。離合得失。相靡相刃。以為哀樂之分。非惑也與。梓澤平泉。窮極一世之勝賞。樂須臾而哀久遠。豈非求之有形。而不知無形者為之主耶。故苟求之心之理。則筆瓢陋巷。自享其樂。況旅次乎。不然。則梓澤平泉。其哀久遠。況旅次乎。君之取樂。有見於

此所以可得而常之也。夫決性命之情。以襲富貴。自
 捨於園屋。戚戚然哀其本與毀。固非也。為官無濟時
 之用。退而託獨善之名。自放於園屋。亦非也。君方陳
 力明世。嚮用其材器。十有餘年。有事於東。則使其東
 有事於西。則使其西。五六而未已。過此以往。倍奮勛
 庸。將擢而羽儀於朝堂。也不遠矣。吾知其不得終取
 樂土於旅次也。當是之時。儻使其曰。我樂土在旅次
 而已。則為託獨善之類。非朝野之所望於君也。君之
 於樂土。業已移素尚於旅次矣。豈有不能移旅次於
 朝堂也哉。若夫道風之書。乃佛氏語。無涉製扁之義。

一剗取為魏風得所之樂土。再點化為無適而不遇
 之樂土云。文從九年壬申伏日。

三傑贊

張良

已見初集鈔

震動天地。豈為身謀。世臣義重。報韓之讎。乘機而行。
 蹶項興劉。不愆于素。與赤松游。藏用退步。偉業孰疇。
 始如處女。貌乃可求。

蕭何

龍飛赤霄。風雲摩盪。刀筆文吏。化為將相。切務惟收。
 圖書之藏。追亡寄聞。調兵轉讓。如水有源。隨涸隨漲。

三用規戒銷釋猜謗發縱先賞流榮無量

韓信

忍市人辱驅市人戰此在兵法神化鬼變罵使奪兵
智昧先見解推衣食恃謂寵眷若夫鈐韜由此其選
多多益辦分數明練登壇數語備見針線

題泐帖後

容臺書法冠絕當時而清主世好而做之是以西人
爭寶重之登高而招之執固空然而寶重來質作亦
執之必至也至於石刻亦展轉摹勒因致晦偽可臨
做者眇矣此帖雖非完本筆意分明可供臨池姬路

宰河合氏藏之余嘉其鑑裁故題

題孔明關羽對讀圖

霍曰方略何如耳岳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王曰兵
無泐若泥其迹則為馬服子即握奇孫吳皆屬糟粕
況旨史乎然使持一心之說而一筆勾斷鈐韜摸撈
於鏡花水月之際亦輓近之弊幾何而不遺之禽乎
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罪在不善讀不在兵書也

蘭亭帖跋

卅年前游寓浪華閒造田政齋頭談及墨本宜臨做
者政曰無若蘭亭十八跋因出示其所寶藏神采煥

發精工超倫。嗣後遇見趙臨蘭亭。不翅數十本。皆十
三跋。至於十八跋。則絕響矣。此刻亦係臨定武帖。而
截去跋尾者。不能甚佳。然比之古刻之漫漶訛舛。猶
爲彼善於此。故列諸家藏。亦不得中行。而思其次之
意也。

題岡本豐洲韓客唱和詩帖

豐洲以計屬。供辦韓客於對島。偶有以其詩什示彼
者。嗟賞不已。懇求相見。而法不可。因寄數首。獲豐洲
和章而太。韓客乞和詩。實爲僅事。事傳播遠近。操觚
之士。多欽仰其詩名。余當時在對。恨不使其旗鼓相

當。然嘗鬱知鼎。不必待饜飮。則觀乎此帖亦足矣。壬

申七月。

題畫

使句踐之報德任賢。恃以爲股肱心膂者。出於至誠
惻怛。則少伯必不忒。設使其持計然之餘策。施諸治
國。則相業之偉。烜赫天下。決不在將略下矣。所恨長
頸烏喙。不與共樂。是以五湖扁舟。免與文種同戮。而
其機智之鬱勃於胷中。無所發泄。於是乎試之廢著。
三致千金。輒其不爲守錢虜者幾希。散之知友鄉黨。
要之英雄無聊之一著。非其本色也。歛其惠於知友

鄉黨而越民無天矣。豈非可惜之甚哉。

漫記六條

朱集有跋臨漳所列四經。蓋白文也。既而有臨漳列四子跋之。附程子讀法於後。然則同時所梓四子亦白文。而有無訓者。故載讀法於後。今西版。或有載讀法於四書集註前。而又有論孟序說。讀法已載近思錄。爲四子階梯。學者習讀。則又載於此。似床上之床。而序說前又載此。恐非編書之體。

學庸後各附跋語。似亦本在白文後者。其所論皆已見章句中。涉重複。蓋章句章段之義。分明注解。不可

有此跋。而白文有所補正。則不可無此跋也。

詩經綱領。朱集不載。蓋粗效呂氏讀詩記綱領。而有詳略。恐後人所假託。設使朱子實有是撰。則其恭謹縝密。必有因呂氏之說而改定之語。不當剽其大旨。以爲出已也。況大序之解。有與平常之說不合者乎。寂感說。閤齋文會筆錄收載。然竊疑是爲初年說。何也。以其有無時而不寂。無時而不感之語也。朱子初據程子心爲已發之言。想當時作是說。然覺其非。乃取程子此語未當之自注。以爲證。散見知舊問答及中和舊說者甚多。寂感說。下文雖分體用。終不似後

年改定之說。筆錄似僂侗。
宋之賢相。李呂之外。韓富范馬則已論已。雖杜衍趙
抃呂公著范純仁。皆不可與誤國之安石同日而語。
擬蘇固非其倫。卻恐爲蔡京云者。非厚誣也。
或又疑。凡斷二家之曲直。必待證左。然後明白。今欲
辨朱子論蘇之當否。卻復取朱語。得無偏聽生姦之
弊哉。曰待證左者。兩造之有可疑也。今蘇文具在。而
朱語亦極精確。苟虛心平氣觀二家之言。其得失將
指諸掌。何假證於他人乎。世之疑朱語者。皆吠聲之
徒。未嘗談二家之言。而考其顛末者也。

櫻井孟素墓碣銘

學省閑散之地。故樂爲其吏胥者。往往有韻士。如櫻
井孟素是也。孟素通稱政藏。名絢。號雪鮮。大番同心。
轉學問所下番。自大考得等楊畫訣。至孟素。不墜其
傳。性恬靜。不臧否人物。日堅坐一室。研精繪事。恊好
茶理。愛櫻花。搜訪櫻花。近得百種。皆描寫逼肖。成卷
藏於家。嘗作丁祭圖。大方丈。巧妙緻密。至傳供
覽。文化八年十月十一日病終。享年四十三。葬於滾
川靈巖寺裏聖瑞寮。先塋之次。銘曰。
吏芹宮。無塵容。來娛客。六法工。我如對。歸未逢。報何

